

# 试论变易与孳乳中形音义的关系\*

——以章太炎《文始》为例

朱乐川

(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)

**提 要** 变易与孳乳是汉字演变的两大规律,也是语源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,章太炎在《文始》中利用变易与孳乳系联了大量的同源词,为我国语源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,但关于变易与孳乳的联系与区别,学术界讨论众多却又莫衷一是。本文尝试从章太炎《文始》中的实例出发,从变易与孳乳中最基本的形音义关系入手,从直观上加深我们对变易与孳乳的了解。

**关键词** 变易 孳乳 章太炎 文始

变易、孳乳是章太炎在《文始》中提出的两大条例,也是汉字变化发展的两大规律,这两大条例始终贯穿于《文始》的写作中,对语源学的研究也产生了极为积极的作用。黄侃(1980:164)就这样评价变易、孳乳在《文始》中的地位:“若其书中要例,惟变易、孳乳二条。”然而变易为何?孳乳为何?两者有何联系又有何区别?要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,其实可以从变易和孳乳中形音义的关系入手,因为形音义的变化是一切汉字(词汇)发展的基础,当然也对变易和孳乳产生决定性的影响。本文将从章太炎《文始》中的实例入手,分析变易与孳乳中形音义的关系,从直观上加深我们对变易与孳乳的了解。

## 1. 变易与孳乳

变易,较早见于《周礼·天官·外府》的郑玄注:“玄谓齋、资同耳。其字以齋、

---

\*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汉语词源学理论建设研究”(17ZDA298)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“章太炎语源学理论研究”(18FYY002)的阶段性成果。

次为声,从贝变易。古字亦多或。”郑玄视“齋”“资”同字,后来成了或体字。郑玄的判断是正确的。齋,本义为送给,《广雅·释诂四》:“齋,送也。”资,本义为货物、钱财的总称。《说文·贝部》:“资,货也。”货物、钱财可以积累亦可以赠送,《国语·越语上》:“夏则资皮,冬则资絺,早则资舟,水则资车,以待乏也。”是为“积累”。《战国策·秦策四》:“王资臣万金而游。”是为“赠送”。可见在意义上,齋、资是相近的。在音上,两者上古皆为精纽脂部,故音同。另外在文献上亦有佐证,《周礼·春官·小祝》:“及葬,设道齋之奠,分祷五祀。”郑玄注:“杜子春云:‘齋,当为粢。道中祭也。汉仪:每街路辄祭。’玄谓齋犹送也。送道之奠,谓遣奠也。”粢即资,唯一不同即一为米一为贝。原本为一字,后来成为两字,两字的关系为或体,即《说文·序》中所言“改易殊体”。

孳乳,较早见于《说文·叙》:“仓颉之初作书,盖依类象形,故谓之文,其后形声相益,即谓之字。字者,言孳乳而浸多也。”孳、乳皆为繁衍之义。孳,《说文·子部》:“孳,汲汲生也。”《尚书·尧典》:“鸟兽孳尾。”孔传:“乳化曰孳,交接曰尾。”乳,《说文·彳部》:“乳,人及鸟生子曰乳,兽曰产。”《广雅·释诂一》:“乳,生也。”“孳乳”用在文字学上表示的是在旧字的基础上出现了新字。

从字面上最为直接比较,我们也能发现变易与孳乳的联系和区别,两者虽然都是讲文字的发展,但是变易的侧重点在于文字的变化(即“改易殊体”),孳乳的侧重点在于文字的出现(即“相益浸多”)。事实是否如此,我们来看看章太炎(1999:160)是怎么定义变易与孳乳的:

于是刺取《说文》独体,命以初文,其诸省变,及合体象形、指事,与声具而形残,若同体复重者,谓之准初文,都五百十字,集为四百五十七条。讨其类别,比起声均,音义相雝,谓之变易(即五帝、三王之世改易殊体者);义自音衍,谓之孳乳。(《文始·叙例》)

由此可知,章太炎认为“音义相雝”“改易殊体”为“变易”,这明显是从形音义三者的角度出发,字音、字义要相同(雝,同也),字形为或体<sup>①</sup>;认为“义自音衍”为“孳乳”,这明显是从音义结合的角度出发,原本同音的几个字由于时地的原因在意义上出现了分化,从而产生了新字。

基于章太炎对变易与孳乳的定义,我们可以把两者中形、音、义的关系制成表1。

<sup>①</sup> “或体”在章太炎、黄侃的学术体系中与现在所说的异体字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但不同的是二者所包含的范围,或体的对象主要出现在以《说文》为主的古代字书与韵书典籍中,如《说文·水部》“汜”下徐铉按:“前汜字音义同,盖或体也。”而异体的对象则更为广泛。

表1 章太炎变易、孳乳理论中形音义的关系

	形	音	义
变易	异	同	同
孳乳	异	义自音衍	

章太炎在变易、孳乳理论中对形音义关系的概括是否确切,这是需要实例来进行证明的,下文对此作详细论证。

## 2. 从变易、孳乳的单独用例看形音义的关系

我们知道变易、孳乳是章太炎语源学理论中的重中之重。正如黄侃(1980:164)在《声韵通例》中所言:“《文始》总集字学、音学之大成,譬之梵教,所谓最后了义。或者以为小学入门之书,斯失之矣。若其书中要例,惟变易、孳乳二条。”变易、孳乳的实质就是同一语源中各字形音义变化的规律,所以要想弄清变易与孳乳,首先就要弄清形音义三者变易与孳乳中的关系。下面我们就在《文始》中举出实例,来研究在变易、孳乳中形音义的关系。

从讨论的严谨性考虑,我们将变易与孳乳中形音义的关系分成两个部分进行讨论,一是单独用例,一是综合用例。所谓单独用例就是这一组同源词的关系只是变易或孳乳;所谓综合用例就是这一组同源词的关系既有变易又有孳乳。首先我们看形音义在变易与孳乳的单独用例中的关系。

### 2.1 单独用例中变易形音义的关系

(1)《说文》:“𠂔,跨步也,从反夂。𠂔从此。”案:𠂔读若过,𠂔音亦同。变易为过,度也。……𠂔对转寒则变易为𠂔,过也。(《文始一·阴声歌部甲》)

按:𠂔,上古溪纽歌部,本义为跨过。过,上古见纽歌部,本义为经过。《说文·辵部》:“过,度也。”《论语·宪问》:“子击磬于卫,有荷蕢而过孔氏之门者。”𠂔,上古溪纽元部,本义为经过。声纽上,溪、见皆为牙音;韵部上,歌、元对转(章太炎认为𠂔为泰歌类,“𠂔”为寒类,泰歌、寒阴阳相对,在《成均图》中为正对转)。三者音近、义近、形异。

(2)《说文》:“又,手指相错也。从又象又之形。”此合体指事也。近转变易为撮,三指撮也。(《文始一·阴声歌部甲》)

按:又,上古初纽歌部,本义为手指相交错,后引申为用叉刺取东西。《正字通·又部》:“又,取也。”撮,上古清纽月部,本义为用三个指头或爪子抓取。声纽上,初、清皆为齿音;韵部上,歌、月对转(章太炎认为又为歌部,撮为泰部,歌泰二部同居,在《成均图》中为近转)。三者音近、义近、形异。

(3)《说文》:“𠂔,水流澍澍也。”变易为活,水流声,《诗》言“北流活活”。(《文

始一·阴声泰部乙》)

按:𠂔,上古见纽月部,本义为田间水沟。活,上古见纽月部,本义为水流声。《之“田间水沟”义引申为“水流”义,再引申为“水流声”义。两者音同、义近、形异。

(4)《说文》:“𦍋,艸蔡也。象艸生之散乱也。”变易为蕨,芜也。为蔡,艸也。本义为乱,亦即为艸。(《文始一·阴声泰部乙》)

按:𦍋,上古见纽月部,本义为草芥。《说文·𦍋部》:“𦍋,艸蔡也。”段注:“凡言艸芥,皆𦍋之假借也。芥行而𦍋废矣。”蕨,上古影纽月部,本义为荒芜、杂草多。蔡,上古清纽月部,本义为野草。王筠《说文句读》:“《玉篇》:蔡,艸芥也。”声纽上,章太炎把见归为深喉音、把影归为浅喉音,两者同类,而清为齿音,与见、影不能相转;韵部上,三者皆为月部(章太炎归为泰部)。三者韵部同,声纽𦍋、蕨相近,蔡与其他不相近(可以视为音通),义近,形异。

(5)《说文》:“火,燬也。象形。”变易为焜,火也。为燬,火也。(《文始二·阴声脂部乙》)

按:火,上古晓纽微部(章太炎把微部归入队脂类),本义为物体燃烧时产生的光和焰。焜,上古晓纽微部,本义为火。燬,上古晓纽微部,本义为火。三者音同、义同、形异。

(6)《说文》:“𠂔,从后至也。象人两胫后有致之者。读若𦍋。”古音如氏,变易为氏,至也。(《文始二·阴声脂部乙》)

按:𠂔,上古端纽脂部,本义为从后至。氏,上古端纽脂部,本义为至、抵达,此义后作“抵”。两者音同、义同、形异。

通过以上对《文始》中“变易”6条实例的分析,可以看出在变易中形音义关系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:在形上,字形皆异;在音上,满足音同或音近(我们统一称作“音通”),其中音同3例(例3、5、6),音近3例(例1、2、4);在义上,义同或义近,其中义同2例(例5、6),义近4例(例1、2、3、4)。所以章太炎在变易中提及“音同”与“义同”,实际反映更多的是音近与义通。根据以上分析,我们将形音义在变易的单独用例中的关系表示为表2。

表2 变易在《文始》单独用例中形音义的关系

	形	音	义
变易	异	通	通

## 2.2 单独用例中孳乳形音义的关系

(7)《说文》:“贝,海介虫也。象形。古者货贝而宝龟。”对转寒孳乳为贖,货也。

旁转队孳乳为贲,饰也。(《文始一·阴声泰部乙》)

按:贝,上古帮纽月部(章太炎把贝归入歌泰类),本义为贝壳,后作为货币,故引申为货币义。贖,上古明纽元部(章太炎归入寒类),本义为货。贲,上古帮纽微部(章太炎归入脂队类),本义为文饰。三者音近(同为唇音,在《成均图》内贝、贖韵部正对转,贝、贲韵部近旁转)、义相通但明显有区别、形异。

(8)《释名》曰:“臂,裨也。在旁曰裨也。”臂即匕之变。孳乳为壁,垣也。(《文始二·阴声脂部乙》)

按:臂,上古帮纽支部,本义胳膊。壁,上古帮纽锡部,本义墙壁。两者音近(支锡对转)、义有明显区别、形异。

(9)《说文》:“飞,鸟翥也。象形。”对转諄孳乳为奋,翬也。(《文始二·阴声脂部乙》)

按:飞,上古帮纽微部(章太炎归入队脂类),本义为鸟在空中拍翅的动作。奋,上古帮纽諄部,本义为高飞、疾飞。音上,声纽相同,韵部上队脂类和諄类正旁转。义上,两者有联系,但有所区别,前者为普通的飞,后者为高飞、疾飞。两者音近、义有区别、形异。

(10)《说文》:“文,错画也。象交文。”孳乳为彰,𦘔也。(《文始二·阳声諄部丙》)

按:文,上古明纽諄部,本义为(在肌肤上)刺画花纹。彰,上古明纽諄部,本义为错综驳杂的花纹或色彩。音上两者相同,义上两者有联系但有所区别,前者专指刺花纹或泛指各类花纹,而后者专指错综复杂的花纹。两者音同、义有区别、形义。

(11)《说文》:“圭,瑞玉也。以封诸侯。从重土。古文作珪。”……孳乳为规,有法度也。(《文始四·阴声支部甲》)

按:圭,上古见纽支部,本义为古代一种玉做的礼器,成长条形,上端三角形,下端正方形。规,上古见纽支部,本义为法度,后又引申为画圆的工具。音上两者相同,义上两者有联系但区别明显。两者音同、义有明显区别、形异。

(12)《说文》:“吕,脊骨也。象形。”……对转阳孳乳为冈,山脊也。(《文始五·阴声鱼部甲》)

按:吕,上古来纽鱼部,本义为脊骨。冈,上古见纽阳部,本义为山脊、山梁。声纽上两者差距较大,一为舌音,一为牙音(章太炎归为深喉音);韵部上鱼、阳“二部同居”为近转。义上两者有联系,皆指脊,但主要在于区别义上,前者专指人或动物的脊梁,后者专指山的脊梁。两者音有别、义有别、形异。

通过以上对《文始》中“孳乳”六条实例的分析,可以看出在孳乳中形音义关系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:在形上,字形皆异;在音上,满足音同或近,其中有2例音同(例10、11),3例音近(例7、8、9),1例韵部近而声纽相差较大(例12);在义上,各例有联系但

更多表现在区别义上,有的是泛指和专指的区别(例9),有的是专指彼和专指此的区别(例7、8、10、11、12)。章太炎在分析孳乳中形音义的关系时认为形异,同时“义自音衍”。

综合以上所举数例,章太炎在“义”的归纳上出现了问题,我们发现成孳乳关系的数字在义上主要表现的是区别而不是相同,这一点章太炎不曾提及(没有提及不代表他不知道),而何九盈(2008:583)对此则有论及:“这些例子说明:属于‘变易’的同源词所表示的概念相同或相近,属于‘孳乳’的同源词往往所表示的概念已有区别,词义已由引申、分化为独立的词。”根据以上分析,我们将形音义在孳乳的单独用例中的关系表示为表3。

表3 孳乳在《文始》单独用例中形音义的关系

	形	音	义
孳乳	异	通	有联系但主要表现在区别义上

这样,结合表2,我们就得出了《文始》中变易、孳乳中形音义的关系,详见表4。

表4 变易与孳乳在《文始》单独用例中形音义的关系

	形	音	义
变易	异	通	通
孳乳	异	通	有联系但主要表现在区别义上

### 3. 从变易、孳乳的综合用例看形音义的关系

表4是我们把《文始》中的变易和孳乳分开来进行分析得出的形音义关系情况,其实变易与孳乳就像转注与假借一样,是密不可分的。下面我们就把变易与孳乳放在一起研究,看看是否仍符合表4总结出的规律。我们以《文始》第一条“干”作为研究对象<sup>①</sup>:

《说文》:“干,跨步也,从反久。𠂔从此。”案:𠂔读若过,干音亦同。变易为过,度也。跨训渡,与过训度同。干训跨,即初文过字甚明。旁转鱼则为跨。所以跨谓之跨,股也。旁转支则为𠂔,半步也。所以𠂔谓之𠂔,两髀之间也。近转泰,则为越,度也;为𠂔,逾也。与于属之粤相系。干在本部,又孳乳为𠂔,跨马也。古音如柯。以跨步故转为跨马。又孳乳为𠂔,举胫有渡也。以跨故转为渡。骑又孳乳为𠂔,马在鞞中也。《诗》《书》有驾无骑,然骑必先于驾。艸昧之初,但知

① 为了区分方便,我们把变易字用单下划线标出,把孳乳字用双下划线标出。



现在我们对“干”组字的变易与孳乳进行综合分析,看看其与表4有何异同。

### 3.1 综合用例中变易形音义的关系

#### 3.1.1 “干—过—跨—胯—跬—奎—越—𨔵—𨔶”<sup>①</sup>组变易

干,《文始》定其为初文,本义为跨过。《说文·攴部》:“干,跨步也。”过,本义为经过。《说文·辵部》:“过,度也。”在语音上,干上古溪纽歌部,过上古见纽歌部,韵部相同,溪、见同为牙音。意义上两者义近,一为“跨过”,一为“经过”,两字“义非有殊”(黄侃,1980:165)。黄侃视“干”“过”为或体。

跨,本义为越过。《说文·足部》:“跨,渡也。”段注:“谓大其两股间,以有所越也。”在语音上,干上古溪纽歌部,跨上古溪纽鱼部,歌、鱼在章太炎《成均图》中是次旁转。意义上两者同义。黄侃视“干”“跨”为或体。

胯,本义为两大腿之间。《说文·肉部》:“胯,股也。”段注:“合两股言曰胯。”《广韵·麻韵》:“胯,两股间也。”另外,胯同“跨”,表示分开两腿坐或者骑。《字汇·肉部》:“胯,与跨同。”跨、胯一为动词,一为名词。其实上古名动相因的例子数不胜数,如“名:命”。《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》“名”字条有言:“或以为名与命同。”(章太炎,2008:64)“跨:胯”同源也与“名:命”同源的理据相同。黄侃视“干”“胯”为或体。

跬,本义为半步。《说文·走部》:“跬,半步也。”跬同“跬”。《玉篇·走部》:“跬,半步也,举一足也。与跬同。”干变易为跬,在语音上,“干”上古溪纽歌部,“跬”上古溪纽支部,歌、支在章太炎《成均图》中是次旁转。意义相近,一为跨步,一为跨半步。黄侃视“干”“跬”为或体。

奎,本义为胯。《说文·大部》:“奎,两髀之间。”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:“‘两髀之间’者,《广雅》:‘胯,奎也。’”章太炎《新方言·释形体》:“今吴越间皆谓两髀间为奎里。”(1999:94)奎与上例“跬”的关系,即名词与动词的关系,黄侃(1980:166)亦言:“奎、跬,亦一名一动,与胯、跨为一名一动同。”黄侃视“干”“奎”为或体。

越,本义度过、跨过。《说文·走部》:“越,度也。”干变易为越,在语音上,干上古溪纽歌部,越上古疑纽月部(章太炎把月部归入歌泰类),干、越,同为牙音(章太炎归为深喉音),同为歌泰类,为近转。意义上两者同义。黄侃视“干”“越”为或体。

𨔵,本义逾越。《说文·辵部》:“𨔵,逾也。《易》曰:‘杂而不𨔵。’”𨔵又同“越”,赵宦光《说文长笺》:“𨔵越二字音声训义皆通。”黄侃视“干”“𨔵”为或体。

𨔶,本义为经过。《说文·辵部》:“𨔶,过也。”段注:“本义此为经过之过。”干变易为𨔶,在语音上,干上古溪纽歌部,𨔶上古溪纽元部(章太炎把元部归入寒类),声纽相同,韵部歌泰、寒在《成均图》中为阴阳相对,属正旁转。两者意义相同。黄侃视

<sup>①</sup> 后8字皆是“干”的变易字,而不是互为变易的关系。



“干”“邈”为或体。

值得注意的是,黄侃(1980:6)把变易之例分为三:一为“字形小变”,二为“字形大变,而犹知其为同”,三为“字形既变,或同声,或声转,然皆两字,骤视之不知为同”。经过对“干—过—跨—胯—跬—奎—越—馐—邈”的分析,我们发现这组变易字符符合黄侃提出的第三类变易字,即如同“凶、颠、顶、题”皆为“天”的变易一样,“过、跨、胯、跬、奎、越、馐、邈”皆为“干”的变易。“干”组字在声纽上皆为牙音(章太炎认为是深喉音)、韵部上皆可相转,而且韵部都较近,在意义上相同或相近。

### 3.2.2 “袴—褌”组变易

袴,本义为裤套。《说文·糸部》:“袴,胫衣也。”段注:“今所谓套裤也。左右各一,分衣两胫。古之所谓袴,亦谓之褌,亦谓之褌。”褌,本义为套裤。《说文·衣部》:“褌,袴也。”段注:“袴者,胫衣也。”王筠《说文句读》:“《玉篇》:袴也。袴即袴之俗体。他书未有以褌为袴者。”在意义上两字完全一致,皆为套裤。在语音上韵部相转,一为鱼部,一为铎部,鱼、铎对转,章太炎则把铎部(入声)归入鱼部(阴声),在《成均图》中同属于鱼类,声纽上差距较大,袴为溪纽,褌为定纽,一为牙音(深喉音),一为舌音,在章太炎的《纽表》中很难相转。把“袴”“褌”视为或体,在意义上分析是没有问题的,但是在音上其实是有问题的<sup>①</sup>。

### 3.3.3 “阔—窳—宽”组变易

阔,本义为疏远。《说文·门部》:“阔,疏也。”窳,本义为孔窍大。《说文·大部》:“窳,空大也。”王筠《说文句读》:“空音孔,谓孔窍大也。”宽,本义为房屋宽敞。《说文·宀部》:“宽,屋宽大也。”后引申为广阔、面积大。《玉篇·宀部》:“宽,大也。”在语音上,阔上古溪纽月部(章太炎把月归入歌泰类)、窳上古晓纽月部、宽上古溪纽元部(章太炎把元部归入寒类),声纽上溪(深喉音)、晓(浅喉音)为同类,韵部上歌泰、寒阴阳相对为正旁转。三者意义上又相近,故可视为变易字。

## 3.2 综合用例中孳乳形音义的关系

### 3.2.1 “干—骑—倚”组孳乳

干的本义为跨过,上面已有分析。骑,本义为跨马、骑马。《说文·马部》:“骑,跨马也。”段注:“两髀跨马谓之骑,因之人在马上谓之骑。”倚,本义为放在水中用以过河的石头,一说渡桥。《尔雅·释宫》:“倚,石杠谓之倚。”郭璞注:“聚石水中,以为步渡杓也。或曰今之石桥。”《说文·彳部》:“倚,举胫有渡也。”可见,倚即跨水。干本义跨过、骑本义跨马、倚本义跨水,三者意义上有所联系但又有区别,干指一切跨

<sup>①</sup> 虽然语音相差较大但章太炎仍把其视为变易字(同源词),这也是《文始》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。

的动作,骑专指跨马这个动作,倚专指跨水这个动作。在语音上,干上古溪纽歌部、骑上古群纽歌部、倚上古见纽歌部,皆为牙音(深喉音)歌部。三者音近义通,是为孳乳。三者在意向上的区别用黄侃的话就是“义界通局有分”,这也是孳乳与变易最大的区别。

### 3.2.2 “骑—驾—羸”组孳乳

骑,本义为跨马、骑马,上文已作分析。驾,本义为把车套在马身上。《说文·马部》:“驾,马在輶中。”段注:“驾之言以车加于马也。”羸(羸),本义为马络头。《说文·网部》:“羸,马络头也。”后引申为约束、拘束。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:“仆少负不羸之才,长无乡由之誉。”颜师古注:“不羸,言其才质高远,不可羸系也。”骑本义骑马、驾本义套马、羸(羸)本义套马的工具,三者在意向上有联系但区别是主要的,而这组字和“干—骑—倚”组孳乳字在意向上也有联系,但区别是主要的,“骑—驾—羸”组孳乳字其核义素<sup>①</sup>应当是“约束”,“干—骑—倚”组孳乳字其核义素应当是“跨过”。在语音上,“骑”上古群纽歌部、“驾”上古见纽歌部、“羸(羸)”上古见纽歌部,在声纽上三者皆为牙音(深喉音),在韵部上皆为歌部(歌泰类)。三者音近义同,是为孳乳。

### 3.2.3 “跨—旂—潢”组孳乳

跨,本义为越过,上文已有分析。旂,本义为方舟、两船相并。《说文·方部》:“旂,方舟也。《礼》:‘天子造舟,诸侯维舟,大夫方舟,士特舟。’”船为渡水之工具,故引申为渡水。《后汉书·杜笃传》:“造舟于渭,北旂泾流。”李贤注:“旂,舟渡也。”潢,本义为渡口、小津口。《说文·水部》:“潢,水津也。”段注:“谓渡之小者也,非地大人众之所。”跨、旂、潢三者在意向上有联系但区别是主要的,“跨”泛指一切越过,“旂”专指渡水,“潢”专指渡水的渡口。在音上,“跨”上古溪纽鱼部、“旂”上古匣纽阳部、“潢”上古匣纽阳部,声纽上溪、匣皆为喉音,鱼、阳对转(在《成均图》中鱼、阳阴阳相对,为正对转),三者音近义通,是为孳乳。

### 3.2.4 “胯—袴—褰”组孳乳

胯,本义为两大腿之间。袴,本义为套裤。胯、袴两字的本义在上文已作分析。褰,本义亦为套裤。《说文·衣部》:“褰,袴也。”在意向上,胯专指胯部,即两大腿之间;袴、褰同义,皆专指套裤。胯、褰、袴三者在意向上有联系,但区别是主要的。在语音上,胯上古溪纽鱼部、袴上古溪纽鱼部、褰上古溪纽元部(章太炎把元部归入寒类),三者声纽皆为溪纽,韵部上鱼类次旁转为歌泰类,再正对转为寒类,这样的通转符合《成

<sup>①</sup> 我们这里采用了王宁先生(1996:150)的义素分析法及相关概念。王宁先生把词的深层隐含意义称作“核义素”或“源义素”,它是词义中体现词义特点的部分,是小于义位(义项)的单位;另外,同源词的核义素是完全相同或相关的。

均图》中“凡自旁转而成对转为次对转”的原则。三者音近义通,是为孳乳。

### 3.2.5 “越—蹶—阔”组孳乳

越,本义为度过、跨过,上文已作分析。蹶,跳也。《说文·足部》:“蹶,一曰跳也。”阔,本义为疏远,上文亦作过分析。三者在意義上有联系,但区别是主要的。越泛指一切度过的动作,蹶专指跳着度过这个动作,而阔表示度过这个动作完成后的结果,即变得(疏)远。在语音上,“越”上古疑纽月部(章太炎把月部归入歌泰类)、“蹶”上古见纽月部、“阔”上古溪纽月部,三者声纽皆为牙音(深喉音)、韵部皆为月部(歌泰类)。三者音近义通,是为孳乳。

### 3.2.6 “蹶—蹶—蹶—遁—娥”组孳乳

蹶,本义为跳。《说文·足部》:“蹶,一曰跳也。”蹶,本义为跳跃貌。《说文·走部》:“蹶,蹶也。”段注:“蹶,跳起也。足部曰:楚人谓跳跃曰蹶。”蹶,本义为一脚行。《说文·足部》:“蹶,轻也。”桂馥《说文解字义证》:“轻,当作蹶。昭二十六年《左传》:‘苑子刳林雍,断其足,蹶而乘于他车以归。’杜云:‘蹶,一足行。’”此动作相当于今江淮官话中的[kəʔ],表示单足跳。遁,本义为疾。《说文·辵部》:“遁,疾也。”同“适”。《正字通·辵部》:“遁,适本字。”娥,本义为轻扬。《说文·女部》:“娥,轻也。”《广雅·释詁三》:“娥,轻也。”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:“娥之言越也。……《尔雅》:‘越,扬也。’是娥与越同义。”五者在意义上有联系但区别是主要的,“蹶”泛指一切跳,“蹶”专指跳跃的样子,“蹶”专指一脚跳,“遁(适)”专指速度快(跳的速度比正常行走的速度要快),“娥”专指轻扬。在语音上,“蹶”上古见纽月部(章太炎把月部归入歌泰类)、“蹶”上古见纽月部、“蹶”上古晓纽月部、“遁”上古见纽月部、“娥”上古疑纽月部,在声纽上五者皆为喉音(见、疑纽为深喉音,晓纽为浅喉音,深喉浅喉章太炎视为同类),在韵部上皆为月部(皆为歌泰类),所以义近。五者音近义通,是为孳乳。

### 3.2.7 “遯—宥—愆”组孳乳

遯,本义为经过,上文已有分析。宥,本义为罪过。《说文·宀部》:“宥,臯也。读若愆。”段注:“臯,犯法也。”愆,本义为超过。《说文·心部》:“愆,过也。”徐灏《说文解字注笺》:“过者,越也;故引申为过差。”遯、宥、愆为孳乳不是在字的本义上发生了孳乳,而是在字的引申义上发生了孳乳。“遯”本经过义引申出过失义。段注“遯”字条下云:“愆、蹇、僇为有过失之过,然其义相引伸也,故《汉书·刘辅传》云:‘元首无失之遯。’”而“愆”的过失义亦由本义“超过”引申而来。《玉篇·心部》:“愆,过也。”《广韵·仙韵》:“愆,过也。”这组孳乳字是有问题的,第一,它们在字义上的联系较为牵强,不是本义相互联系,而是引申义相互联系,而且它们本义与引申义的关系是本字与假借的关系,本来就没太大联系;第二,遯、愆两字本义也一样,引申义也一样,那与其说它们是孳乳关系不如说是变易关系。

### 3.2.8 “宽—愜—憫”组孳乳

宽,本义为房屋宽敞,上文已有分析。后引申为一切宽大,与“狭”相对。《玉篇·宀部》:“宽,大也。”《字汇·宀部》:“宽,广也。”愜,本义为心宽体胖之貌。《说文·心部》:“愜,宽娴心腹貌。”王筠《说文释例》:“宽闲心腹,犹云心广体胖。”憫,本义为愉悦。《说文·心部》:“憫,愉也。”段注:“愉者,即下文愉愉如也之愉,谓愜怕之乐也。”三者意义上有联系但主要是在区别上,宽专指房屋宽敞,后泛指一切宽广;愜,专指心宽体胖貌;憫,专指心宽后愉悦貌。在音上,宽上古溪纽元部(章太炎把元部归入寒类)、愜上古心纽元部、憫上古匣纽元部,三者声纽上有差距,溪、匣较近,皆为喉音,但心纽与溪、匣较远,一为齿音,一为喉音;韵部上,三者皆为元部(寒类),所以三者声有别而韵部相同。三者声远韵同义通,是为孳乳。

### 3.3 总结综合用例中变易与孳乳形音义的关系

通过研究《文始一》中“干”字条的变易与孳乳,我们发现变易只有一种情况,就是:

A 本义→B 本义

因为变易字在章太炎(及黄侃)看来除了字形不一样外,音、义要保持一致,那义只能在字的本义上一致,而不能在引申义上一致,不然变易就会太多了,并与孳乳产生混淆,因为孳乳在义的关系上有三组情况:

第一组:A 本义→B 本义

第二组:A 本义→B 引申义

第三组:A 引申义→B 引申义

在上文举的8例孳乳例中,最多的孳乳例是第一组,为6例:“干—骑—倚”“骑—驾—𨔵”“胯—跨—蹇”“越—蹶—阔”“蹶—趣—跖—遁—娥”“宽—愜—憫”。第二组1例,为“跨—航—潢”,“航”从本义“方舟”引申为“渡船”后才成为“跨”的孳乳字,“潢”从本义“渡口”引申为“渡水”后才能成为“跨”的孳乳字。第三组1例,为“邈—愆”,“邈”的本义为经过,后来“经过”之“过”引申为“过失”之“过”,而“愆”本义为超过,后来“超过”之“过”引申为“过失”之“过”,这样“邈”“愆”才发生了孳乳。

通过实际的操作与分析,我们发现比起变易来,虽然孳乳会出现三种情况(本义到本义,本义到引申义,引申义到引申义),看上去比变易复杂得多(本义到本义),但其实是比较容易区分的:孳乳首先要符合音近的原则,同时在义上表现为互为孳乳的几个字意义有联系但区别是主要的,换句话说就是核义素是一样的,但类义素(范畴义素)是不一样的。变易看上去只有一种情况的出现,但其实区分起来是比较困难的,首先要符合音近(最好是音同)的原则,另外要在互为变易的几个字的本义上进行分析,其实本义完全相同的字是很少的,总会有一些微别,如果牵强附会,那就会显得

不严谨,这也是《文始》中存在的一个问题。何九盈(2008:583)对此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:

按照章太炎自己下的定义,看他对“变易”和“孳乳”的具体运用,有些例子也很难讲得通。如“永”变易为“漾”,这是对的,《说文》对二字的释义都是“水长也”(且不论永是否泳的本字)。变易为“渠”,这就概念不符,因为“永”与“渠”的意义并不“相讎”,变易为“垆”也不妥。《说文》:“垆,水脉也。”大抵谈孳乳易,谈变易难。

综上所述,变易与孳乳是新字产生、词义发展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和必然规律,它们既有同又有异。同在字音上要相同或相近,在字义上都有相同的成分;异在变易上最重要的是确定字义(本义)的相同,而在孳乳上最重要的是寻找字义的区别。互为变易的几个字往往是义同的,而互为孳乳的几个字往往在概念上已有了区别,并通过引申已形成了较为独立的词。在较为理想的情况下表4可以改进成表5的形式。

表5 变易与孳乳在《文始》综合用例中形音义的关系

	形	音	义
变易	异	同或近(同为主)	确定本义的相同
孳乳	异	同或近(近为主)	有联系但主要表现在区别义上

表5是较为理想的情况,但是在实践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,到时就不能按照表5的内容去一一对应了,只有通过严谨的分析,才能得到每一组变易、孳乳字中相应的形音义关系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何九盈 2008 《中国现代语言学史》(修订本),商务印书馆。  
黄侃 1980 《黄侃论学杂著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  
王宁 1996 《训诂学原理》,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。  
章太炎 1999 《章太炎全集》(七),上海人民出版社。  
章太炎(讲授) 2008 《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》,中华书局。

(责任编辑:韦良玉)